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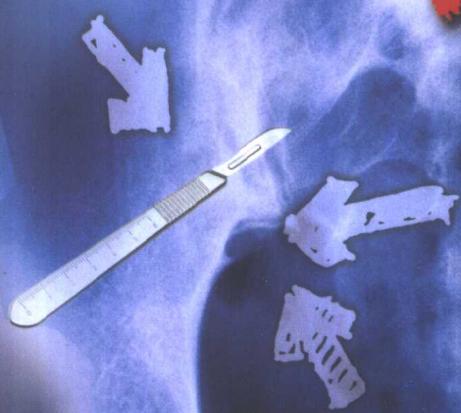
荣获五项欧美文学大奖

POST - MOR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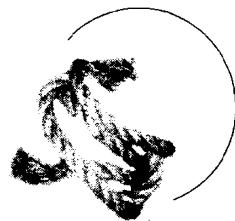
女法医探案集

斯卡佩塔，一位荣获全美最佳侦探奖的女法医
她的故事，已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流传
今天，她来到了中国……

尸
体
命
案
讲
话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 著 顾效龄 / 译



【女法医 | 探案集】

美 [帕特里夏·康薇尔] 著 麦致微 译

尸体会说话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尸体会说话 / (美) 康薇尔著; 顾效龄译 .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1

ISBN 7-5442-2365-5

I . 尸 … II . ①康 … ②顾 … III . 借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98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 - 2002 - 163

POSTMORTEM

Copyright ©1990 by Patricia Cornw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3 by Nank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HITI HUI SHUOHUA

尸 体 会 说 话

著 者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译 者 顾效龄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严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365-5/I·499

定 价 19.80 元



作者简介

帕特丽夏·康薇尔于1956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她的职业生涯从担任社会新闻记者开始。1989年她在弗吉尼亚州的法医部门做记录员，后任计算机分析员。与此同时，她还担任过里士满市的义务警员，并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特训。

1990年，出版以女法医斯卡佩塔为主人公的处女作《尸体会说话》，获得巨大成功，并为她赢得1991年的埃德加文学奖、克雷西文学奖、安东尼文学奖、麦克维提文学奖以及法国的浪漫传奇小说奖。此后，康薇尔创作的第四本女法医小说《失落的指纹》荣获英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金匕首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目前，康薇尔已出版了11部女法医系列小说，其作品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责任编辑：刘一民 李伟

策划编辑：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新经典工作室·严冬

【因为我非常关心活着的人，所以才会去研究死去的人】

——帕特丽夏·康薇尔

其实这些尸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去听而已。死人告诉我们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教训，若是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多懂得许多事情。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你的工作明文规定：法医应该调查死因，并且将发现写成报告。这条规矩涵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它赋予你完全的调查权，只是不能逮捕嫌犯而已。”



追逐秩序和理性的契合

——女法医探案集总序

晓 剑

1990年，康薇尔的处女作《尸体会说话》出版，当年就在美国引起轰动，荣登具有图书销售权威评判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1991年，凭借处女作，康薇尔荣获美国埃德加文学奖、克雷西文学奖、安东尼文学奖、麦克维提文学奖、法国浪漫传奇小说奖等西方国家重要文学奖项，同时她的第二部作品《肉体证据》再次荣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1992年，《残骸线索》问世，依然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中的一员；1993年，《失落的指纹》出版发行，即刻获得众多推理小说作家梦寐以求的英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金匕首奖，这是美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1996年，已经出版的6部作品在《今日美国》小说类图书评比中，以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四、第十五和第二十四全部入围；1999年，小说主人公女法医斯卡佩塔荣获美国最佳侦探奖。

在并不区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作家，也不以新人类、新新人类、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为时尚的美国，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一跃而成为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其13年中推出的11部女法医系列作品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流行，有令其同辈难以望其项背之感。



其人其书的价值何在？

经过极富快感的阅读之后，无论我们给出怎样的社会、文学、法律、道德标准，都不能不对美国女作家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女法医系列作品做出一个这样的评判：面对着世纪末所产生的人类末日的浮躁心态，她用表现出强烈终极关怀的语境和女性本能的智慧，追逐着秩序和理性的契合。

这应该是她的数百万字的小说能够在充斥着暴力、色情、黑社会、影射政府、同性恋、名人隐私曝光类书籍的当代美国和西方世界脱颖而出并畅销的主要理念支点，在这个被越来越多的芸芸众生关注的支点之上，她熟练而冷静地架构着惊险、奇特、曲折、别出心裁因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使人从中得到思考的冲动和对她的理念的认同。

她并没有哗众取宠，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是对人类社会沉重的忧患意识。

作为还顽强地以阅读小说（因为身边的众多亲朋好友早就沦陷于电视剧的淫威之下了）来产生愉悦的人们来说，对古代中国的狄公案、施公案、包公案不会陌生，它们可以说是侦探小说或破案小说的鼻祖和先驱；当然，西方大侦探福尔摩斯、波罗以虚构人物真实地活在亿万读者心中也是破案文学不可磨灭的功绩；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七八十年代的广为流行使此类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类意义空前提高，即使以经院文学捍卫者面貌出现的一些大家也不得不关注破案小说走红的原委，因为这些作品并非以毫无收敛的暴力、肆无忌惮的色情和胡编乱造的情节来向市场渗透，简言之，它们与曾经充斥书摊的文学垃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的系列作品明显地在超越着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也超越着美国本土以往的破案文学，她所精心设置的故事在逻辑上的清晰、当代生活中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时尚变化在文本中绝不落伍的呈现以及犯罪心理的真实描述，都使她无愧于新一代破案小说作者群体中的代表人物。

但她的出类拔萃并非仅仅于此。

顾名思义，女法医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是女法医，法医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和犯罪紧密相连。凶杀、强奸、抢劫、盗窃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而每一次这类事件的出现，都有相当概率的身体创伤甚至生命的丧失，于是需要法医的鉴定和结论，以对案件的侦破给予法律事实的依据。

性别在法医的职业操守方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男法医和女法医都必须使自己处于一种科学、客观、公正的位置之上，但法医除了职业时态之外，还被更多的社会时态笼罩着，因而，性别不同对生活状态的认知区别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女法医在某种层面上比男法医对社会的感悟或者叫做直觉更敏感和更细腻！这便是女法医系列与以往同类题材文学作品的比较优势。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的警政记者、法医记录员、计算机分析员、义务警察、联邦调查局特训的经历使她毫无疑问地体验了生活中阴暗和反阴暗的强烈对峙，在洞察着维护正常秩序和破坏社会结构斗争的同时，获悉了人们灵魂中的卑鄙和高尚，这成为她能够准确把握犯罪者犯罪尺度和充分渲染犯罪者犯罪动机的创作基础。

真实得无可挑剔，女法医系列作品的看点之关键。



犯罪不是哪个社会特有的形态，站在与时俱进的立场上观照，可以这样认为，破坏人类生活正常秩序的行为甚至不是哪个阶级的专利。于是，制止犯罪也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必须时刻进行，也于是，描述犯罪和反犯罪的文学作品就必然地要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和精神生活中。

犯罪被社会学家当成是社会的癌症，也就是说，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但又是人们在竭尽全力试图攻破的人类难题。不幸的是，当生理上的某些癌症已经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技术被割除，并使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时候，犯罪这种社会的癌症依然是不治之症，起码大量有责任感的作家在他们数以万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开出令人信服的灵丹妙药。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恐怕是深谙其中道理的，当她意识到她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消除现代社会惯有的恐惧、绝望、因苦难铤而走险、因欲望释放血腥的时候，她希冀能够在以文学形式揭示犯罪的丑恶过程中，诠释人类精神世界和缓解人类的内心痛苦。

这是任何刻意的包装和恶意的炒作都无法完成的。

有理由相信，在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看来，人和世界的悲剧处境恰好是她从事文学的出发点，而这悲剧处境的极致就是犯罪。每个个体的犯罪必定有着社会的动因，而每一次犯罪又是对秩序的嘲弄和对理性的丧失。因而，在她文本中所描写的血腥和死亡都是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人文意义的，正如她所说：“我非常关心活着的人，所以才会去研究死者。”

她所谓的研究死者其实是对研究社会的另一种语言方式，实际情况是，当旧的话语方式在表述作家的内心世界发生困难时，他就会进行新的探索。当然，她探索的不仅仅是话语方式，而且在叙事结构上也充满着创造力，更为关键的是，她在文学的惊险



样式中打开了一扇阳光的天窗，照亮了破案小说阴暗、狭小和萎缩的环境，从而使被某些文学研究者一贯鄙视的破案小说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种飞跃的表现为：社会意义不再是破案过程的美丽外衣，偶然遭遇不再是生存的必然结果，侦探不再是国家机器的简单缩影，人性和人道主义不再是暴力大餐的佐料。女法医系列作品把以往所谓纯文学作家所拥有的一切思想方法、哲学理念、构架手段、叙事风格、语言权力、艺术境界都融合在其中，用以完美地完成对社会和人的认识。

破案只是一种更易于让读者接受的载体。

文学的高雅和低俗不是由体裁、更不是由题材来决定的。诗歌就比小说审美层次高吗？随笔就比散文有思想吗？说这种话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大学里的白痴。同理，描述二次大战的小说就比描述越战的小说高级吗？写抓特务的故事就比写金融风暴的故事低级吗？令人不解的是，许多人恰恰这样认为，他们既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大学里的白痴。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顽强地挑战着对题材的偏见和无知，她在作品里无时不刻地呈现着精彩和好看，并在精彩和好看中使读者得到对社会和人的剖析。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一种已经被许多作家放弃了的追求。

我们承认，世纪末情结因着新世纪的到来被终结，但那浮躁的情绪却在新世纪中更加暴躁地表现出来，人生的高尚目标似乎在消失，人活着的意义除了金钱、权力和女人（对女人而言是男人，有一系列所谓煽情的影视剧为证）外，再无其他，不少作家们也变得疯狂，以示自己融入了其实是逆流的历史潮流。于是，女法医系列作品所展现出的冷静就具有在目前还难以评说的价值，



作者所奉献给读者的内涵就更为可贵。

这难以评说的价值和更为可贵的内涵就是我们推介并出版女法医系列作品的理由，也一定是被读者欢迎因而畅销的理由。

在艺术层面集俗为雅，在思想层面展示秩序和理性的契合，抛弃传统侦破小说中成人童话的部分，让濒临绝望的人们重新点燃希冀的火焰，这是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面对的困惑，也是女法医系列作品正在破解的难题。

晓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有《中国知青密闻录》、《土命》、《海南大亨》、《世界》、《绝对陷阱》等长篇小说25部，中短篇小说集8部，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天涯》等杂志刊登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另有《我们的田野》、《九月》、《复仇的女人》等8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荣获过全国及省级文学奖12次，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800万字。

主要人物表

凯·斯卡佩塔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
皮特·马里诺	负责调查里士满连环勒杀案的警官
露西	斯卡佩塔的外甥女
柏莎	斯卡佩塔的邻居
彭顿·韦斯利	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嫌犯人格分析专家
尼尔斯·范德	法医办公室指纹分析专家
贝蒂	法医办公室血清专家
玛格丽特	法医办公室电脑专家
温格	法医办公室验尸人员
罗丝	斯卡佩塔的秘书
弗雷德	法医办公室警卫
艾比·敦布尔	里士满警政记者
埃伯格	弗吉尼亚州警察局长
比尔·伯尔茨	弗吉尼亚州政府检察官
诺曼·坦纳	弗吉尼亚州公共安全处处长
斯皮罗·弗特西斯	法庭心理学家
汉娜·耶伯儒	连环勒杀案的被害人之一，艾比的妹妹

洛丽·彼德森	连环勒杀案的被害人之一
马特·彼德森	洛丽的丈夫
莎茜尔·泰勒	连环勒杀案的被害人之一
帕蒂·路易斯	连环勒杀案的被害人之一
布兰达·斯代普	连环勒杀案的被害人之一



1

6月6号星期五，里士满市下着大雨。

倾盆大雨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了，一阵接一阵止也止不住的雨打得百合花只剩下了光杆，柏油路上、人行道上到处是吹落的残叶。街上出现了小河，球场及草地有了新生的池塘。我在雨对屋顶的敲击声中朦胧入睡，这个漫漫长夜溶解成雾茫茫的星期六清晨，我做了个恐怖的梦。

我看到被雨丝割裂的玻璃窗外有一张白色的脸，一张没有形状、不似人脸的脸，一张像由尼龙丝袜做的、不成个模样的洋娃娃脸。我的卧室的窗户原本是黑黝黝的，但突然之间，那张脸在那里，那个恶魔正看我。我惊醒过来，瞎子般的向黑暗深处望去。直到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才知道自己是被电话吵醒的。摸也不摸我就找到了听筒。

“斯卡佩塔医生吗？”

“是。”我伸手开灯。现在是半夜2点33分。我的心紧抽了一下。

“我是皮特·马里诺。柏克莱大道5602号出了事，我想你最好来一趟。”

接下来他解释说，被害人名叫洛丽·彼德森，白种女子，30岁左右。她的丈夫约莫在半小时前发现了她的尸体。



细节无关紧要。一接起电话听出是马里诺警官，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更有可能的是我一听到电话铃响就完全明白了。相信狼人传说的人害怕满月的夜晚，而我开始担忧星期五午夜至星期六凌晨 3 点间的时段，整个城市的人大半都处于无意识的睡梦中。

被叫到凶杀现场的通常是轮值的法医，但这一次可不是寻常的案子。打从第二个人受害之后，我就先把话交待了，只要事情再发生，不管任何时间，一定要马上通知我。马里诺对这点很不以为然。从我在两年前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以来，他就一直别扭得要命。我不知道是他讨厌女人呢，还是就讨厌我。

“柏克莱大道在柏克莱城中区，靠南边，”他轻蔑地说。“你知道怎么来吗？”

我承认不知道，随手抓起放在电话机旁的记事本草草写下了方向。挂上电话起身下床，肾上腺素像浓缩咖啡般地冲击着我的神经。整栋房子仍是静悄悄的。我一把抓起已经老旧磨损了的医事包。

夜间的空气像是清凉的蒸气浴，邻居家的窗口没有透出一丝光。我把深蓝色的旅行车退出了车道，一边注意走廊另一头一层楼窗边明亮的灯光，在那间卧室里睡着我 10 岁的外甥女露西。在这小孩的生命里我又错过了一天。星期三晚上我去机场接她，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少有机会共进一餐。

上公路前的一路上空荡荡的，几分钟后我疾驶过了詹姆斯河。远处的后车灯像闪烁的红宝石，而市中心的幢幢摩天大楼鬼影般的显现在后视镜中。从两侧延伸出一块块黑暗的平原，只有在边缘有细细一圈模糊的光晕。在远处某个地方，有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可以是任何人，他直立行走，睡觉时有一片屋瓦罩在头上，也有 10 根手指脚趾。他很可能是白种人，但比快 40 岁的我要年轻